

契丹民族考

契丹民族考

方壯猷

(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單行本)

契丹民族考

方壯猷

- 一. 導言
- 二. 契丹國號考
- 三. 契丹宮名考
- 四. 王號官號及其他
- 五. 地名及其他
- 六. 物名及其他
- 七. 動詞及其他
- 八. 數詞考釋
- 九. 結論

一. 導言

1. 導言
2. 中國史籍關於契丹民族問題之記載
3. 西方學者關於契丹民族問題之論證
4. 契丹屬蒙古種說之首倡者

近代西方人士多稱中國爲支那(China),而亞洲西部及歐洲東部諸國人士則仍稱中國爲克泰(Cathay)支那之名大抵爲秦字之轉音;然西方學者之間猶有其他種種擬說,未成定論;若克泰之名,爲契丹二字之轉音,則東西學者之間殆無異議(註一)。

契丹原爲中國東北地方一小部族之名,南北朝時始起於遼水中游今熱河東北之地,爲遊牧民族,領地不過數百里,歷隋

至唐，西北臣於突厥回紇，南臣於中國，不能有大發展。直至唐末五代之世，突厥回紇相繼衰滅，中國復多內亂，契丹民族始得乘時勃興。時耶律阿保機爲八部統主，北伐室韋，遂領東北諸地，西征沙陀黨項，領內蒙古西部諸地，南侵中國，佔領河北山西之北邊諸地，東滅渤海，佔領松花江流域之地，國勢日張。後唐明宗天成二年（西紀927年）契丹太宗復助唐叛將石敬瑭滅後唐，得燕雲十六州之地，敬瑭自尊爲帝，復稱臣於契丹。晉天福二年（西紀937年）契丹改國號遼。天福八年敬瑭不復稱臣，出帝開運元年（西紀944年）遼攻晉陷貝州，開運三年遼復大舉攻晉，執出帝北去，晉亡而契丹勢益盛，置五京六府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零九，部族五十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南至白溝（今京西琉璃河）北至臚胸河（今外蒙古車臣汗部克魯倫河）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暨於流沙，爲當時東亞第一大國。於是威名及於西域諸國，自後西域諸國只知有契丹而不知有中國，遂誤以契丹爲中國之稱。其後契丹雖亡於女真，而西方學者之記載東方事情者，沿其誤而不改，仍稱中國爲契丹，如西紀1245年（宋理宗淳和五年）普拉奴加比尼（Plano Carpini）奉教皇命使蒙古，1247年（蒙古定宗二年）返歐，其遊記中有一章記中國事情者，即稱中國爲契丹（Kythay）。西紀1253年（宋理宗寶祐元年）魯布魯克（Rubruck）奉法王聖路易命使蒙古，1255年（蒙古憲宗五年）歸歐，其紀行書中有一章記中國事情者，即稱中國爲大契丹國（Great Cathay）。西紀1246年（宋理宗淳和六年）小亞美尼亞親王珊普德（Sempad）奉命使蒙古，1256年歸國，其致西普拉斯島（Cyprus）王之書中稱中國爲克泰（Chata）。又西紀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小亞美尼亞國戈利葛斯親王海敦（Haithon, Prince of Gorigvs）流寓法國，爲教皇述東方諸國風土

記(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Eastern Kingdoms)中有一章記中國風土者，即名契丹國記(Du Roiaume de Cathay)而最要者尤推馬哥孛羅遊記之稱中國爲契丹，影響最大。(註二)故元亡後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雖絕，而契丹之名仍未忘於歐人之心目中，十五世紀末哥倫布之發見美洲，亦由於尋訪契丹而起，可知契丹之名，於世界史中之重要爲何如矣。

契丹原不過中國東北地方一部族之名，西人誤以爲中國之通稱，至今亞洲西部及歐洲東部如俄羅斯，希臘，土耳其，中央亞細亞，波斯諸國雖猶沿其誤而不改，然契丹民族之非中華民族，則東西學者之間盡人皆知，不待辯證。惟今日中國北方各部族之間，經人類學者語言學者史地學者之研究，大抵括爲通古斯蒙古土耳其三族，論其起源，古代契丹民族果應屬於此三族中之何族，則東西學者之間，意見尙未一致，猶未至完全解決之時也。

(註一)參看魏星垣著中西交通史料綱目第二冊第579頁支那名號考。

(註二)參看中西交通史料第二冊第53頁至55頁及第三冊第7頁。

(1)中國史乘關於契丹民族問題之記載

欲考契丹民族之種屬問題，必先據六朝以來之中國記載。然吾徵之歷代史籍，關於契丹民族種屬問題之意見，約有下列諸說：

(甲)契丹與庫莫奚同爲東部宇文別種說：

據魏書卷一百契丹傳云：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沙漠之間，登國中國軍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

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十里，多爲寇盜（同書云庫莫奚國之先東部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元真所破，竄於松漠之間）

通典卷二百契丹傳云：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并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同書云，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

（乙）契丹爲鮮卑遺種說：

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云：

契丹本東胡種，其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曾比能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以爲鮮卑之遺種。

五代史卷七十二契丹傳云：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異種，其居曰烏羅纥沒里，沒里者河也，是爲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遺種。

程大昌北邊備對云：

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鮮卑遺種，戰國之世名爲東胡者也。

遼史卷六十三世表云：

炎帝之裔曰葛烏菟，世雄朔陞，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於此。

又云，漢（時）冒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

鮮卑魏青龍中部長比能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黃龍之北。晉(時)鮮卑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元魏(時)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至是始自號契丹，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松漠之間，道武帝登國間大破之，遂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

據上所舉諸例觀之，則契丹民族爲東胡鮮卑之遺種與宇文部庫莫奚部皆爲同種別支甚明。

(丙)然舊唐書及舊五代史契丹傳所載尙有匈奴種突厥種等異說：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傳云：

契丹者匈奴之種也。

舊唐書卷一九九契丹傳云：

臣本突厥，好與奚鬪，不利則遁保青山及鮮卑山。

此可見契丹民族之種屬問題，東胡鮮卑種說之外，尙有匈奴種突厥種等說。

又遼史卷七十二耶律曷魯傳云：

契丹與奚語言相通，實一國也。

然契丹國志第二十二卷四京本末條云：

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

又大金國志卷三十九初興風土條云：

(女真)與契丹言語不通。

遼史謂契丹與奚語言相通，而契丹國志又謂其言語風俗不相同，其矛盾若此。女真語言經近世西方語言學者之研究定爲通

古斯語系，殆成定論。契丹語言既與女真語不相通，則契丹民族已非純粹通古斯種甚明。

又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云：

太宗曰契丹突厥不同類

遼史卷六十四皇子表迭剌條云：

回鶻使至，無能通其語者，太祖曰迭剌聰敏，可使遣逐之，相從二旬，能習其語言書，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

據上所舉之例觀之，則契丹與回鶻言語原不能相通，其不同族固明甚，然契丹小字乃皇子迭剌通回鶻語後所制，其必有所摹倣，亦無容疑，而後世契丹語中之含有土耳其語成分亦為不足怪之事，而舊唐書契丹傳之臣本突厥一語，殆因契丹曾臣屬於突厥，故如此云云也。

自南北朝以來，關於契丹民族問題之記載，其矛盾既如上述。至清代而契丹民族問題始有較真確之認識。欽定遼史國語解每卷之首必曰：

遼以索倫語為本。

可見遼史國語解之編者以契丹語為索倫系甚明。又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後析為八部，臣於突厥。大賀氏清代官書亦稱達瑚爾，曾載入滿州姓氏錄。今俄屬貝加爾湖以東尚有 Dakhur 民族，可見清代官書之編者早已視今達瑚爾 Dakhur 民族為古契丹大賀部之苗裔矣。

(2) 西方學者關於契丹民族問題之意見

然中國古來史籍所載異說既多，清代官書所載雖較近真，然其所列舉多數之例證，猶未足使讀者信之不疑也。西方初期

漢學家之研究此問題者亦復如此例如德國漢學家克拉普羅多氏(Klaproth)所著亞洲各國方言彙書(Asia Polyglotta)曾據契丹十數語以爲契丹民族屬今通古斯種之證茲引如次:

契丹語	原義	譯音	譯意	備考(訂誤)
阿主	父祖之稱	Enči	Vater	
忒里塞	皇后之稱	Teligian	Konigen	
暴里	惡人之稱	Booli	Schlechter Mensch	
沙里	郎君也,管衆人之官	Sali	Gross Vater	誤譯爲祖父之義
捏褐耐	犬首	Nai-cho-nai	Grosser Kopf	誤譯爲犬首之義
阿思	寬大	Aszi	Treur Minister	誤譯爲貴官之義
阿魯盪	輔佐	Cho-lu-nan	Helfen	
耶魯盪	興旺	Jalu-nan	Erhaben, schatze	
蒲速盪	興旺	O'n-su-nan	Erhaben, schatze	
窩篤盪	孳息	Ao-tu-nan	Mitleidig sein	
瓜	百	Guo	Hundert	瓜乃爪之誤
監毋	遺留	Dsian-n	Lassen nicht nehmen	
奪里本	討平	Daoliben	Tasse weing lass sala	誤譯
得失得本	孝	Desideben	Eltern ehren	
女古	金	Nui-ku	Gold	
孤穩	玉	ku-uen	Jade(Mandju, gu)	
虎斯	有力	Chu-szi	Starke, (Mandju, Chusun)	
賽咄咄奢 賽離捨	月好	Sai-i-el-e	Guter Jag. (Glücklicher) Mandju, sain inenggi	譯誤爲好日之義

案克氏列舉上述十數語中，孤穩，虎斯，賽啞呢者三語，可與後世者滿洲語相比較，因而推定契丹民族爲今通古斯種之祖先。然克氏所舉十數語在今存契丹語中爲數過少，且此十數語中又僅三語可與今滿洲語相比擬。若細考之，則即此三語之可與滿洲語相比者，亦非盡當，例如契丹語謂有力曰虎斯，滿洲語謂有力曰 Chuson，固與契丹之虎斯相近；而蒙古語謂有力曰 Ku-uci，土耳其語曰 Kuč，亦何嘗不與虎斯之語音相酷似；又契丹語謂月好曰賽啞呢者，亦曰賽離捨，而蒙古語謂月曰 Sara，謂好曰 Sain，與契丹語之賽離捨亦相類似。故克氏據契丹語十數詞，即推定契丹爲通古斯族，猶不免於武斷之嫌也。

繼克氏而介紹契丹語於西方，且根據其言語以推論其民族者，爲 W. Schott 氏。氏嘗自 Howorth 氏處得契丹語三十餘語，英譯之，且以通古斯語滿洲語蒙古語及中國語比較之，揭於契丹及哈喇契丹考 (Kitai und kara kitai) 論文中，其所錄契丹語中約可分爲下列五類：

契丹語之可與通古斯語比較者：

契丹語譯音	契丹語譯意	通古斯語拼音	漢語	遼史	欽定語解
Choor	two	dasselbe	二		
tikin	four	digin	四		
Nungkoo	six	dasselbe	六		
Chaou	hundred	dsehaghun, dse-haghu, dschau	百	爪	joo
Aya	good	dasselbe	好		
taha	near	daga	近		
foorkoo	fat, corpulent	burgu	肥胖		
tile	head	dil	頭		

noolentih	hair of the head	nurikta haar	頭髮		
tooleih	winter	tugo	冬		

契丹語之可與滿洲語相較者：

契丹語	譯意	滿洲語	漢語	遼史	欽定語解
asre	large	aszuru viel	大	阿思	aguo
kwawan	jade stone	gng jo, gugui	玉石	孤穩	gu
peishin	jungle	budschan	叢林		
silitsih	armour	szele eisen?	武裝		
talkokile	to burn	talkia blitzen	焚燒		
tama	to contract an enclosure	tama zusamenzeihen	結圍		

契丹語之可與蒙古語比較者：

契丹語	譯意	蒙古語	漢語	遼史	欽定語解
cholo	stone	tshilaghun tshilun	石		
kemta	easy	kimta unsek- wer, leicht	容易		
taulu koor- pooko	ta shut heres	taulai harbu- olun,	禁止邪 說		
tarak	field	tari	田	遼刺割	taragha
Walooto	Camp	ordu	宮	幹魯朵	ordu
Wookoore	ox, bull	üker	牛	烏骨哩	ukuri

契丹語之可與中國語比較者：

pooshuwang	prosperous	浦爽puschwäng	興旺	蒲速魯	fussengge
tscangkwan	a captain general	將軍tsjang- kün			

契丹語之無比較者：

chook	jurt or temporary felt-tent?		臨時毳幕		
haloowan	to assist?		輔佐	阿魯盃	
keenmoo	to leave?		遺留	監母	giyamun
kwooleen	to take a country?		收國	國阿鞏	ges uniyan
nenkoo	gold		金	女古	munggee
taloo	bark of a tree?		樹皮	徐呂	
tektih	continued darkness or inferiority?				
tihtipun	filiapiety?		孝	亦延得本 得失得本	
tolepui	to tranquillize?		討平	奪里本	dailha
toor	half grown pig?		未長成的 豬		
wotowan	parental affection? (慈愛)		孳息	窩篤盃	adun
yasloowan	prosperous?		興旺	耶魯盃	iruwa

案 Schott 氏據上述契丹語三十餘語中，有數詞 Choor(二) tikin (四) Nungkoo (六) 三語與通古斯語相類似，故推定契丹民族與女真滿洲族有密切關係(見 Kitai und Karakitai P.6) 然 Schott 氏所據之契丹三十餘語，自稱得自曾著蒙古史之 Howorth 氏，而 Howorth 氏又得自俄國 Palladius 氏，至 Palladius 氏果由何處而得此三十餘語，則全不明。今收此三十餘語與遼史，遼史拾遺，契丹國志，欽定遼史國語解等書中所見之契丹語比較之，則其相同或相類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則概不知其出處，此誠可怪之事也。

(4) 契丹屬蒙古種說之首倡者

然着蒙古史之 Howorth 氏曾以契丹之風俗制度與蒙古多

有類似之處，故主張契丹民族與蒙古種有密切關係之說，是爲契丹民族屬蒙古種之始倡者。繼之而起者，如支那地誌（註一）記契丹云：

遼之先契丹者，達瑚爾氏也。契丹之名，其出處雖不可考，然達瑚爾氏則滿洲姓氏錄亦有之，今黑龍江沿岸至俄領後貝加爾州之間，尙有土著稱達瑚爾人者，其爲同種無疑也。契丹據滿州之地，久歷年所，且太祖兼中國北部，其制度文物取於漢土者雖多，然就古來史籍所見，其猶保存達瑚爾人之風習者，亦往往有之。太祖嘗語人曰，吾亦能漢語，道不絕口，以其効漢，遂至怯弱也。遼史中所記，鴨子河及混同江結凍之際，遼帝親往穿水釣魚以開宴，稱之曰頭魚宴。又置媼人獐人鹿人等官，以獵獸爲歲時常例。此皆達瑚爾人之風俗也。又達瑚爾人信薩滿教，疾病出入，必祈於薩滿以卜吉凶；遼帝每有攻伐進退，必卜之薩滿而後決行。又唐書所記掛死屍於樹上而不埋葬，此皆本於薩滿教者也。

此以契丹風俗信仰習慣與今達瑚爾人有相同之點，因推定契丹民族屬今達瑚種，固不失爲考證契丹民族問題之一種方法，然人類學家對於人種分類之標準，不但根據風俗信仰習慣之異同，尤須從人種學方面研究其體質之異同，從語言學方面研究其語言之異同，從史地學方面研究其發祥繁榮之地理及時代，然後始爲近真也。

日本東洋史家白鳥庫吉博士，嘗著東胡民族考論文，中有契丹一節，搜輯遼史，契丹國志，遼史拾遺諸書中所存之契丹語之大部分，與今通古斯語蒙古語土耳其語比較解釋之，始提出契丹民族屬今蒙古種與通古斯種之混合種之說（註二）其結論

雖猶有可商之點，未爲定論；然其論據之詳密，則較之前此諸學者已大有進步，此亦學術隨時代而進化之自然趨勢也。

(註一)支那地誌卷二十五，

(註二)史學雜誌卷二十三，四。

二. 契丹國號考

1. 引言
2. 中國史籍所記關於契丹一名之意義
3. 東西學者關於契丹一語之解釋
4. 契丹與曷朮
5. 與女真蒙古國號之比較
6. 契丹二字之新釋

人種學家對於各民族之分類，必有體質方面，語言方面，歷史地理方面，風俗信仰習慣方面等之根據。今欲求契丹民族問題之解決，必先於契丹民族之發祥地及其繁榮地之遼水中游上游地方，作大規模之發掘，俟得到多數新材料後，再從人類學，語言學，史地學，民俗學，考古學，古物學等方面分別研究之，然後此問題乃有確切解答之日。今國內考古之學，猶未十分發達，新材料之發見，未知何日始有實現之望，則欲據舊有之材料以推究此問題，舍比較語言學之方法外，其道末由矣。

(2)中國史籍所記關於契丹一名之意義

元修遼史，以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概近俚，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契丹國語爲稱號，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無從知，後無從考，因撰次遼國史解以附其後，然於

契丹國名原取何義，則未採入。故契丹國名迄無正確之解釋。惟契丹於後晉天福二年（西紀937年）改國號曰遼，而遼史拾遺卷十一引金太祖實錄云：

太祖先爲完顏部人，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鎔鐵爲國號，鎔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爲珍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

案此以遼之國號乃取鎔鐵之義，然考金屬中雖有名鏤者，乃係銀類而非鐵類。又三朝北盟會編云：

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赤阻爲國號。阿赤阻女真語金也，以其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

案此以遼之國號之採遼水之義，與金之國號取義於金水者同例。然金水之金爲女真語阿赤阻之意譯，（案女真語謂金曰按春，滿州語曰Aisin，蒙古語曰Alta又曰Altan，土耳其語曰Altun，皆與阿赤阻之語音相近似），而遼水之遼，其義爲遠，此字與鎔鐵二字似無何等關係。

（3）東西學者關於契丹一語之解釋

據克拉普羅多氏（Klaproth）之亞洲諸國方言彙書（Asia Polyglotta P.280）載 Djungar 之 Olot 方言謂“鋼鐵曰 Khatin，”與“契丹”一語音相酷似，考

突厥闕特勒碑文稱契丹曰 Kytai（註一）

Tonjukuk 碑文 稱契丹曰 Kytang（註二）

加比尼（Plano Carpini）遊記稱中國曰 Kythay，

盧布魯（Rubruck）紀行書稱中國曰 Great Cathay，

珊普德 (Sempad) 致 cyprus 島王書稱中國曰 Chata,
中央及西部亞細亞及土耳其人尙稱中國曰 Khatai,
今俄國人尙稱 中國曰 Kitai,
蒙古人 稱中國曰 Kitai,

此皆契丹二字之異譯,與 Ölot 語謂鋼鐵曰 Khatin 之語音皆相酷似,故 W. Schott 氏之契丹及哈喇契丹考 (Kitai und Karakitai p.10) 一文中,曾謂:

蒙古語謂切斷,殺害曰 Kitu-khu

謂荊韜等 曰 Kadu-khu

謂小刀 曰 Kitu-gu, Kito-gha

此 Kitu, Kito, Kadu 即契丹二字之對音,原爲切斷之義云云而白鳥庫吉氏又謂:

通古斯語族中之 Managir 語謂小刀曰 Kato, Koto', Kotto,

Jenissei 語謂小刀曰 Kotto,

Jakut 語謂小刀曰 Koto',

Urulginsk 語謂小刀曰 Koto,

Udskoje 語謂小刀曰 Koto (註三)

又通古斯語族之索倫 Solon 語謂小刀曰 Koto' (註四)

蒙古語族之達斡爾 Dakhur 語謂小刀曰 goto-go (註五)

此 Koto, Kotto, goto 等語皆與契丹二字有語脉相通之故云云此近代東西學者探索契丹語之語源所得之解釋也。

(4) 契丹與曷朮

然契丹語謂鐵曰曷朮,遼史卷六云:

坑冶則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

鐵器又有曷朮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

又遼史卷三十三營衛志部族下聖宗三十四部中有曷朮部云：
曷朮部，初取諸宮及橫帳大族奴隸，置曷朮石烈，曷朮鐵也。”

曷朮亦作葛朮，遼史卷三十二營衛志中部族上云：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免，稍瓦，葛朮之類是也。”

案特里特勉部，稍瓦部與葛朮部皆爲聖宗三十四部之一，曷朮與葛朮之爲同一語，甚明。然曷朮爲契丹語鐵之義，而北方語族中之

通古斯語族中之女真語謂鐵曰塞勒，

滿洲語謂鐵曰 Sele，

蒙古語族謂鐵曰 timur，

土耳其語族謂鐵曰 timur， demur，

可見契丹語之曷朮，葛朮，與今普通之通古斯語，蒙古語，土耳其語皆純不相類。惟唐時黠戛斯語謂鐵曰“迦沙”聲頗相近，唐書回鶻傳黠戛斯條云：

有金鐵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輸突厥。

此迦沙一語，與葛朮，曷朮則頗相類似。又

蒙古語族之 Dakhur 方言謂鐵曰 Kaso，

Samoyed 語族之 Tomsk 方言謂鐵曰 Kose，

Karassen 方言謂鐵曰 Kuśe，

Ostjak 方言謂鐵曰 Kues，

Ket, Tym, Narym, 方言謂鐵曰 Kuos，